

# 追逐光明

■肖力民

马背上哼成经典词作《清平乐·蒋桂战争》。长汀这座小城，因为这首词蜚声中外。

长汀县博物馆有一间逼仄的小屋，潮湿阴暗，仅陈设一床一桌一椅。这是瞿秋白曾被关押的地方。瞿秋白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在这里度过。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想跟随中央红军主力参加长征而不能如愿的瞿秋白，被迫留守中央苏区。他没有颓唐与抱怨，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中。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在于都县组织“井塘会演”后，奉命转移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在向闽西突围时不幸被捕。对于这一天，瞿秋白早有思想准备。他曾经说：“我们的不自由是为了群众的自由，我们的死是为了群众的生。”正是在这间临时囚室里，在昏黄的油灯下，瞿秋白书写了多首诗词以及《多余的话》等人生最后的篇章。

在囚室旁的小院中，有一棵苍劲的石榴树，生机盎然。站在石榴树旁，我陷入沉思。在那个觉醒年代，紧张奔忙的瞿秋白常年拖着病体熬夜写作，留下有关政治理论、文学艺术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丰富著述。作为与鲁迅、郭沫若齐名的一代文豪，他没有选择舒适安逸的生活，自比“衔春燕”，立志“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甚，请勿撕破我的历史！”他断然拒绝敌人高官厚禄的劝降，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正如红军后代、宣讲团成员肖婷婷所说的那样：“这棵石榴树年年开花，岁岁鲜艳，犹如瞿秋白坚定的信仰和主义一样，殷红如火，生生不息。”

来到瞿秋白慷慨就义处——长汀城

西侧罗汉岭，我泪眼朦胧，思绪仿佛穿越到1935年6月18日：从长汀中山公园往罗汉岭700多米的路上，瞿秋白昂首徐行，用中文和俄文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行至一片草地时，他盘腿席地而坐，泰然自若挺直腰板，微笑着向刽子手点头道：“此地甚好！开枪吧！”

“此地甚好！开枪吧！”这是瞿秋白烈士留给世人最后的告白。面对死亡，他没有留下豪言壮语；面对死亡，他那么从容淡定。他是‘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但他的笔让敌人心惊胆战。他是永远值得仰视的英雄！”葛江洋激动地说道。

瞿秋白囚室遗作《多余的话》中写道：“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如今的罗汉岭，无数孩子在公园中享受着幸福时光，这不正是瞿秋白最期待的画面吗？

步入瞿秋白烈士纪念馆，一件件锈迹斑斑的展品、一张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一篇篇泛黄的著作，一封封扣人心弦的家书，把我们带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红军后代、宣讲团成员钟雪燕动情地说：“纵观瞿秋白的一生，为国为民求出路，选择走出家乡，离开亲人，心怀坚定的信念，寻觅家国的未来，这正是他‘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的生动写照。”

站立在《国际歌》墙前，斟酌其中的字句，我似乎领悟到创作者、翻译者的良苦用心。这首雄壮乐章，是唤人警

醒、催人奋起的号角，引领我们的民族走过苦难辉煌。这首歌正是瞿秋白译自俄文的词和简谱，是我国最早可供唱颂的《国际歌》版本。从音律考虑，瞿秋白创造性地把法语单词“Internationale”音译为“英特纳雄耐尔”，即“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的女儿、“七一勋章”获得者瞿独伊，曾经在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世界播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之后与爱人共同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她把父亲的精神融入了血脉。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当我们不由自主地吟唱《国际歌》时，步履蹒跚的于延俊闻声快步加入歌唱的行列。她展开双臂，手里的拐杖秒变指挥棒，带着我们尽情放歌。她深有感触地说：“每当遇到共情的画面、言语或文字时，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忘我的状态，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

“小小的蓓蕾，含孕育几多生命。陈旧的死灰，几乎不淹没光明。”“阴沉沉、黑魇魇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瞿秋白的文字，始终关注“光明”。他的脚步，一直追逐光明。生命定格在36岁，但他的信仰与理想、责任与担当，都留在历史的注脚里。正如毛泽东同志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 幸福的味道

■向贤彪

当过兵的人，大都有帮厨的经历。尤其是过年过节，干部轮流到伙房帮厨，更是部队的好传统。一来减轻炊事班战友的负担，让他们轮流得到休息；二来把伙食改善好，让大家吃好不想法。随着春节的临近，在部队帮厨的那些往事，如同过电影般在脑海中闪现。

第一次帮厨是在新兵连。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入伍来到云贵高原某工程团，新兵训练地点在一个叫猴子沟的地方。眼看要过年了，在新兵六连当通信员的我，听到连长和指导员商议改善连队伙食的事。连长任友群是河南人，自告奋勇地说：“包饺子我拿手，过年我教大家包饺子。”指导员熊占国说：“我是四川人，从小就跟母亲学煮腊肉，让司务长买点猪肉回来，早点把腊肉熏好，过年时好让大家一饱口福。”

说干就干。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指导员带着炊事班的战友到后山砍了几大捆柏树枝，说柏树枝熏的腊肉最香。接着，司务长把猪肉也买回来了。指导员把炊事班的战友召集起来，带着他们把肉切成大小适中的长条，将食盐和花椒、八角等香料，用微火慢慢炒出香味，趁热在猪肉上反复揉搓，让其味渗透肉里。腌制几天后，指导员点燃熏肉的柏树枝，并指导炊事班的战友及时添柴，适时翻动，让肉熏得更加均匀……

指导员这边点火熏肉，连长那边也摆开了“战场”。随着一声急促的哨音，各班推荐的新战友整齐排成一列，待值班员报告后，连长上前进行动员：“大家想不想吃饺子？”“想！”“就想自己包！现在我当教练，你们跟着学。既要会擀皮儿，还要会包，让大家过年吃上饺子。”随即，大家来到伙房，看连长作示范。半天下来，参加包饺子培训的战友学得有模有样，只待过年时一显身手。

除夕那天，随着夜幕的降临，伴随着一阵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战友们整齐地步入餐厅。唱完《我是一个兵》后，大家围桌而坐，开始享用丰盛的年夜饭——红烧肉、焖鸡块、炸年糕、蒸腊肉……最后是一大盆白菜猪肉馅饺子。那是军营年夜饭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幸福的味道。灯光映红一张张青春的脸庞，连长、指导员满意地笑了。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采访。一转眼，入伍后的第二个春节悄然来到。这时，团首长作出一项决定：“咱们工程部队驻地分散，全团官兵分散在几十个施工点上。从腊月廿三农历小年开始，从团领导到机关干部（包括报道组的同志）都下到各个连队去，深入基层和各施工点，指导做好春节前的各项工作。下去的同志要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主动参与年货采购、帮厨等工作，让大家过一个安全、祥和、丰盛的春节。”

当时，我和政治处的另一名干事被分配到二营九连。腊月廿九，那名干事随连队文书去准备节日文体活动，我随指导员胥振杰到伙房帮厨。

参军远离故乡，我觉得自己就像一片雪花。当一切生命躲避严寒、瑟瑟冬眠，我不畏惧在风中狂舞。我变成雪花，第一个敲开冬天的大门，把洁白的礼物送给这个世界。倘若能给大地一丝滋润，我宁愿在阳光下融化自己。

正值寒冬腊月，天空飘起了雪花。我的心又飞到冀中平原的滹沱河畔，拥抱着亲吻故乡的雪，寻找雪花般的童心和雪地上的足印。

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协助炊事班做晚饭，一项是为明天的年夜饭做准备。”接着，他问我：“会切菜吧？”“会的，在家里干过。”说罢，指导员带着我开始切菜。待把当晚吃的菜准备好后，我们又和炊事班的战友忙起年夜饭——搓豆腐丸子、炸扣肉、做饺子馅……指导员曾经当过炊事班班长，干起厨房的这些活轻车熟路，令我佩服不已。

当晚，想起白天帮厨的情景，我难以入眠，披衣起床。连夜写了稿件《九连干部好作风，过年帮厨暖兵心》，大年初二在《工程兵报》一版刊发。

后来，我提了干部，任二营十连一排排长。那年年底，我带领全排在野外执行输油管线除锈任务，因任务紧张，只能在施工点过年。驻地偏僻，我们采买的年货有限，只有少许猪肉、鱼、豆腐、粉条等。那年的年夜饭菜谱，被我编成一段顺口溜，写进当天的日记：“猪肉炖粉条，油炸年糕黄。萝卜拌大葱，青笋分外香。鱼汤炖豆腐，滑顺入肚肠。官兵齐振奋，温暖满心房。”

再后来，我的工作多次变动，无论在基层还是机关，抑或是走上师团主管岗位，我都以新兵连干部为榜样，保持了过年过节帮厨的习惯。

那一年，我在某军代处任职，某炮团到野外打靶归来，腊月廿九乘军列路过江西赣州，需要在军供站用午餐。接到任务后，腊月廿七这一天，我带机关的同志连夜赶到赣州，向军供站布置任务、提出要求。第二天一早，我和军供站的同志上街采购，回来后顾不上休息，投入紧张的加工烹饪。

经过一天多的紧张忙碌，腊月廿九11点半部队到达时，我们将热乎乎的饭菜摆上了桌。部队官兵连连夸赞：“没想到你们提前给我们过年了，让我们吃上了火锅，还有这满桌丰盛的菜肴。”因为没来得及介绍，炮团负责后勤保障的领导见我戴着白帽子、围着白围裙，便把我当成了厨师，握着我油腻腻的手说：“老师傅啊，谢谢你们！”引得一阵哄堂大笑。

向往的生活（中国画）



杨文军作

# 雪落的声音

■乔秀清

里的积雪。

雪后，天空湿了，大地湿了，疲倦的心也湿了，润润的，爽爽的，仿佛灵魂也洗了个澡，没一丝烦忧。

爹是很勤快的庄稼人，一大早，取来扫帚和铁锹，搬梯子上房，把房顶上的积雪一股脑儿扫到院子里，然后，又把院里的积雪搬运到街旁。我在院内堆起雪人。嘿，那雪人个头高，膀宽腰粗，两只眼睛是用煤球顶替的，被白雪衬托得乌黑发亮，还张着大嘴巴，样子很憨厚。

爹问：“雪人的嘴巴，为啥整得那么大？”

我答：“为的是，让雪人能一口吞下太阳。”

爹笑了，说我小小年纪，口气比天大。

我说：“平原上的孩子，不能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小瞧哇。”

爹的脸上溢出满意的表情，对我说：“走，跟爹到街上扫雪去。”

走出家门，爹和我挥舞着扫帚和铁锹，清扫街道上的积雪。

那时的我年幼无知，不明白爹为啥要打扫街道上的积雪。常言道，各扫门前雪。望着爹满脸热汗，我嘟囔着甩给他一句：“真是自讨苦吃。”

爹说：“我是村里的共产党员，党员不带头，街道上的积雪谁去打扫呢。”

我沉默了，心里顿时涌起对爹的仰慕之情。

距离我们约200米远，小街的东端也有一个人在扫雪。离得越来越远，我

才看清他是同一条街上的乔增瑞叔叔。对他，我再熟悉不过。他是一名复员军人，在部队开过坦克，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复员回乡后，他担任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是村民们百里挑一选出来的村干部。瞧他，依然穿着一身褪色的旧军装，旧军帽上落满雪花，额头汗珠浓密，眉毛上挂着白霜。

这条积雪的小街，被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复员军人打扫得如此干净，来往的行人情不自禁向他俩投去敬佩的眼神儿。

我走上前去，说：“叔，你起得早，在这条街上常能看到你的身影。”

他说：“这条街上的百姓，都是咱们的乡亲父老，啥时候也不能忘了他们。他们生活得幸福，我才高兴哩。”

增瑞叔叔的心里，装着老百姓。他的话，像一片片晶莹透亮的雪花，融化在我脚下这片土地，孕育着平原上的春天。

我问增瑞叔叔：“你喜欢雪吗？”

他动情地说：“喜欢呀！雪，救过不少人的命哩。你知道吗，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我们志愿军官兵吃的啥？一口炒面，一口雪呀。你知道志愿军吃了多少雪吗？告诉你吧，加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雪山！”

哦，我惊愕了，又问：“雪冰凉冰凉的，难吃呗？”

他笑了笑，说：“饿了，啥都吃着香。何况那是救命雪，香着呢。”

救命雪，香雪，我第一次听到。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从街旁雪堆里捧起一

团白雪，大口大口吃起来，感觉这家乡雪很香很甜。

冰清玉洁的雪花，净化我的灵魂，滋润我的岁月。我永远不会忘记雪中暖心的一幕。那是冀中平原一个飘雪的清晨，被批准参军的我要离开家乡，奔赴北方的军营。爹娘踏雪一直送我到村口，增瑞叔叔也匆匆赶来。他们站在雪幕中，眼巴巴望着我渐行渐远的身影，久久不肯离去。我依稀看到，他们变成了雪人。

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我经常在梦中听到滹沱河的涛声和平原上雪落的声音。

我是一个乡村长大的农家娃，没有古代文人煮雪烹茶、听雪敲竹、踏雪寻梅的雅兴和浪漫，但对雪的感情是真挚的、淳朴的、深沉的。雪落平原，给我带来异样的激动和惊喜。那飞舞旋转的雪花，在我看来，是苍茫宇宙中最美的精灵，让我眷恋，让我陶醉，让我心驰神往。每当跨进冬天的门槛，我的心里会冷不丁地下起雪来，眼前不时浮现乡村美轮美奂的雪景。

参军远离故乡，我觉得自己就像一片雪花。当一切生命躲避严寒、瑟瑟冬眠，我不畏惧在风中狂舞。我变成雪花，第一个敲开冬天的大门，把洁白的礼物送给这个世界。倘若能给大地一丝滋润，我宁愿在阳光下融化自己。

正值寒冬腊月，天空飘起了雪花。我的心又飞到冀中平原的滹沱河畔，拥抱着亲吻故乡的雪，寻找雪花般的童心和雪地上的足印。

# 一把锯子（外一首）

■小语

骨头在分家  
分家的骨头在锯齿上行走  
麻药，酒精，碘伏，一样都没有  
毛糊糊的骨头粉末跟血和在一起

1935年的春天，红军团政委钟赤兵咬在嘴里的一条干毛巾握在手里的一块鹅卵石连同娄山关战役中的英雄战事和他硬硬的身体躺在红军医院里心还在指挥着战斗

钟赤兵手里的鹅卵石起汗  
干毛巾吸汗  
汗已流干，血晕过心头

那把锯子

是什么样的锯子哟  
在英雄痛死过去的那一瞬间  
可能整个红军医院也在他大脑里倒塌  
模糊一片  
他却没有喊一个“痛”字

那把锯子  
最后跟着红军医院  
走过无数次战斗和雪山草地  
验过无数忠魂的血性

长干山

长干山  
盛产长得像子弹的青杠籽  
青杠籽射进1935年的倒春寒时  
拖出长长的尾线

## 国防纪事

“尽管寒风和小雨吹打着他们，但瞿秋白和红军心中好像有团火在燃烧，兴奋得把什么冷都忘了。”井塘会演”持续了几个小时，在台上台下‘想念红军’的对唱以及‘保卫苏维埃’的呼喊声中，气氛被推向高潮。当时，群众与红军指战员一同观看了这场‘告别演出’。然后，留守红军化整为零，分九路突围，瞿秋白不幸在闽西长汀县被捕并英勇就义。”

多年致力于长征文化宣传、宣讲的我，曾多次来到位于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当讲解员动情讲述时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瞿秋白，1935年2月7日组织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在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举行“井塘会演”的故事时，我的心灵受到震撼。

随红色文化专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原副馆长于延俊，军旅作家李占恒、罗元生，红色文化学者、于都县长征纪念馆外团团长葛江洋，心怀敬意走进长汀，我渐渐触摸到有温度的瞿秋白。

长汀，古称“汀州”，地处福建省西部，与江西省接壤。城楼巍巍，垛堞延绵，古朴的城墙和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见证了汀州古城厚重的文化内涵，诉说着这片红土地上的峥嵘岁月。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29年，工农红军攻占上杭，闽西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土地革命如火如荼。毛泽东同志为这次胜利所振奋，在

## 一瓣心香

滹沱河畔那场雪，下得真叫大，一夜间，大平原变成了茫茫雪海。村庄被白雪覆盖，街上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仿佛整个世界被雪吞没了。乡村的黎明，雪雾蒙蒙，死一般寂静。

雪雾渐渐淡了。屋檐垂挂着亮晶晶的冰柱，小洞里的麻雀探出头，眨巴着眼睛望着外面白色的世界。街道上铺满厚厚的雪毯，树枝树杈看上去如裹银镶玉。牲口棚里的牛和驴，静静地吃草，听不到往常那悠长的叫声。偶尔，能听到公鸡的鸣叫。农家小院的雪地上，觅食的鸡留下杂乱的“个”字。村里的老爷爷胡须上挂着冰碴，孩子们的眉毛上结了霜。母亲好不容易点燃了湿润的柴火，屋顶上的炊烟，直直地升上天空。

雪花稀稀疏疏地飘落，热恋般亲吻大地。乡村的孩子们也苦恋雪花。雪花打梦，梦中的雪花翩翩起舞，那么纯洁，那么晶莹，一袭白衣，天使般美丽，俏了平原的寒冬，也温暖了一颗颗童心。

太阳从地平线露出红红的脸蛋儿，不一会儿，便升得老高。太阳好像湿漉漉的，像一朵沾满晨露的红玫瑰，花冠硕大，绽放着美丽的嫣红。太阳无声，却把村民们都从甜梦中唤醒。村里的小伙子、老大爷们，在雪天啃着金黄的玉米饼子，扒拉着碗里热气腾腾的红薯粥，眨巴眼工夫就填饱了肚子，开始打扫屋顶和院

## 短笛新韵

1935年2月，时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钟赤兵，在娄山关战役中身负重伤，半个月先后接受3次手术。当时，红军医院无麻药，手术工具只有一把老百姓的砍柴刀和一把断成半截的木匠锯。3个多小时的无麻醉手术，21岁的钟赤兵几次从昏迷中苏醒，却从未叫一个“痛”字。他被誉为“用一条腿走完长征的将军”。

——题记

一把锯子  
锯着自己的骨头